

一封來自島內獲釋政治犯的來信

——田呈瑞——

這是一封由去年七月十四日在減刑聲中，一位被釋放的島內政治犯的來信。由於交通的困難，更顯得珍貴。為了使海外同胞能聽到這串由血淚交織而成的控訴，我決定將原文抄錄如下：

呈瑞兄：我在沒有把握您能接到此信的情況下，把帶此信給您。首先感謝您團圓的十年，不斷地給我溫暖，使我得以始終撐起殘存的人性。在漫長的鐵窗生涯中，我始終對生命的意志力和去面對一切惡人惡事和折磨。

去年夏天在減刑聲中，我獲得了釋放的機會。這是我在十年黑獄過程中，從心灰意冷、絕望、備嘗人世的苦楚、貧窮、耗盡了十年的青春、熱血、淚水、和不幸的

我抱病走出象徵屈辱的牢內，回到闊別十載的故鄉，隣人視為如蛇蠍，避之唯恐不及；昔日舊友亦無人敢來探望，這是何其冷漠的人世啊！

一個服過政治獄的人，即使走出牢內，但在沒有一道門為他而開的情況下，實質上他並沒有完全獲得釋放。他只能從一個有著鐵窗的牢獄，踱向另一個透明、找不到出口的無形存在的牢獄。回到凋殘不堪的老家，回到這個顯得陌生的現實社會，又過五個多月的病身，到處去隱微求職；但政治獄的記錄使我走頭無路，令我再度以傷痕斑斑、完全缺乏陽光的人向社會。我謀職、想做的話，也缺乏一筆可資的資金。對於一個政治犯來說，他的悲劇乃自被捕之日起，一直到墳墓才能找到他的

休止符。我不明白這个表面上
一片驕奢浮華景象而人生僵化、
凍固的冷酷社會，如何叫一个
走出牢內找不到立錐之地的人
去尋找他的新生？

像我這樣一个被現實社會
絕然遺棄的滅刑人，對統治者
所引發的仇恨和憤怒是永難化
解的。因為我一向熱愛、熟知
的同胞並不是這樣冷血，對同
類缺乏愛心的；只是在戒嚴令、
秘密警察和密佈於島內各處的
安全人員的恐嚇和監視下，他
們不願舉起他他的雙手來迎接
他曾因覺醒而落難的手足罷了。
這種愛和正義無法伸張的社會
現狀，在可預見的將來是很难
有「樂觀的突破的；除非大家能
放棄个人自掃門前雪的自私想
法——我始終痛切地憎惡這類
奴隸根性的價值觀念——從各
个角落掀起一次全面的戰鬥，
否則我們的世世代代仍得繼續
配戴著有形無形的桎梏。

在過去的十年裡，我最具
伴感受到的就是統治者潛藏在
內心和股對異己的仇恨的火燭。
我們在黑暗的地牢中所遭受的
拷打和酷刑是一段不堪回首的
慘痛經驗，每一憶及即會不寒

而慄。從疲勞審判到電击、灌
石油穿々找他們都親身一一作
過。面對著生命完全被掌握，
支配的命運，在每一個時刻，我
們都有可能與死亡相會。在那
種情境下，我們無法在螞蟻和
人的存在之間找到顯著的差別。
許多英勇的兄弟就在那個
神哭鬼泣的煉獄裡，壯志未酬
飲恨地病死或折磨而死。

对一个擁有高度自尊和人
格尊嚴的人來說，比毒打酷刑
更难忍受的是魔鬼的練徒內經
常加給他的無端蓄意的侮辱和
貶損。一進牢內，我們就被剝
奪了人的尊嚴，在無所不用其
極的凌辱下，我們被貶為一如
甲虫的純生物階層。在那兒，
我們深切地作驗到排除異己的
醜陋定義，也更清楚地看見了
人類的獸性——所有隱藏在人
性底層裡的可怕幽靈，都曾打
從我們晦暗的生命領域中掠過，
然後在我們受創的心灵上留下
無數殘酷、齷齪的足跡。

生為一个台灣人，像我這
樣一个人的遭遇，隨時有可能
降臨在每個人的身上。我們个
人的悲劇只不过是從整个台灣
人的命運、時代的大悲劇中所分

化，衍生出來的小悲劇而已。
只要是一個覺醒的知識份子，
他絕不會無知地把自己列為
這齣時代悲劇的局外人。

五個月來，我更清楚地看出
我們乃是在蔣經國的朝廷受到
內外交通的夾攻下獲得釋放，
而不是所謂德政一類的凍腔濫
調。

眼看著失業的人群和有升
無降的物價，另一方面在報章
雜誌看到的却依然是十年前的
瘟豬論調。

從政者如果不敢面對現實，
不以雙心為原動力，提出可行
切合實際的政策，潮流的力量
是無情的，它會捲走一切腐朽
的事物。

您有幸去到北美洲的自由
土地，也不幸地年復一年地做
客他鄉；請不要忘記那些呼吸
不到自由空氣的同胞，更不能
淡忘故鄉的一事一物。

在牢獄裡，我們時之刻之
擁抱著拜倫的詩句，也用悲憤
的淚水日復一日地淘洗它……
……在這兒，我將把那不朽的

詩句抄下寄贈給您：

詠錫隆十四行^註
(摘自錫隆的囚徒)

禁錮的精神之永恒的幽靈！
呵！自由！你在地牢裡才最燦爛！
因為在那兒你居於人的心中——
那心呵！它只聽命對你的愛情；
當你的兒子們被戴上了枷鎖，
在暗無天日的地牢裡犧牲，
他們的祖國因此受人尊敬，
自由的聲譽隨著每陣風傳播。
錫隆，你的監獄成了一塊聖地，
你陰鬱的地面變成了神壇，
因為龐尼瓦在那裡走來走去印
下深痕，
彷彿你冰冷的石板是生草的
泥土！
別塗去那些足跡！
因為它們在暴政下向上帝求
援。

吾友！我雖已回到現實的
社會裡來，但對於想說真話的
人來說，台灣和美國在書信來
往方面並不是兩個彼此可以暢
通的世界。但藉著心靈的默契，
我們可以沈默地傳達千言萬語，
否則我又如何能藉這片紙向您
細述累積成山的心語呢！

(下接中7頁)

★★李裕生的園內話★★

—阿呆—

中華民國駐舊金山總領事李裕生，在十一月廿三日晚應台僑生之邀，就最近台僑生表示他的態度。台僑生對於下由三項重要事件(1)台僑生(2)白雅煤事件(3)選舉舞弊案，表示其答覆不是一套官腔，很難使人滿意。他於十一月廿一日晚在舊金山華埠勝利堂，針對廿三日晚大家所提問的問題，做如下的聲明：

(1) 最近有些台僑人被“故人”利用，要求台僑人當家做主，這是行不通的。

(2) 白雅煤被捕和他所發表的政見無關，他是因和海外“故人”有連繫而被捕的。

(3) 台僑本屆立法委員選舉，並無不當。

由上面的答覆可知，台僑政府仍本其一貫作風，將紅帽子亂戴。過去雷震是“匪”謀；黃文雄是“匪”特份子；現在

則走和“故人”有關係。究竟故人是誰？却沒有明白指出；正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上接才工頁)

末了，我要提醒您必須不斷地追憶碧水溪奔放的流水和墜了傲然佇立的孤蒼老樹！

祝福您在異鄉身伴健康諸事如意！

自知難中歸來的倦友

1975年12月24日

註

錫隆古堡在日內瓦湖畔。十六世紀時，瑞士的護國志士蘇利瓦爲了圖謀推翻薩沃查公爵的統治，並建立普魯共和政體，被囚在這古堡達六年之久(一五三〇～一五三六)。當他有四年之久被囚禁於地下室時，常走來走去，以至在石板上留下了一條彷彿由斧子刻出的痕跡。